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三十二上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十九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三十二上

硃批憲德奏摺

雍正四年四月初九日湖北按察使臣憲德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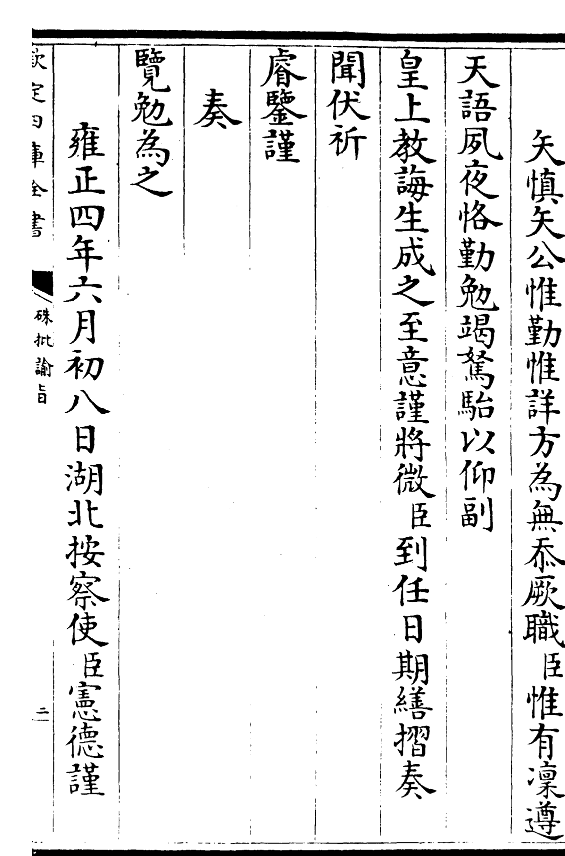
奏為恭報微臣到任日期事竊臣世受

國恩由廕生歷任部曹勉力供職自愧庸愚涓埃莫

報今又蒙

皇上天恩簡授湖北按察使臣聞

命之下不勝戰慄惶悚嗣於
養心殿仰覲
天顔恭聆
聖訓教誡詳明惟務無欺無隱不可絲毫瞻顧勉勵諄
切臣謹鏤心版時刻不忘即於二月二十八日束
裝起程至四月初一日抵武昌臣署接印視事所
有一切案件容臣次第辦理臣自分才力短淺初
膺外任而臬司衙門尤為刑名總滙關係匪輕必



矢慎矢公惟勤惟詳方為無忝厥職臣惟有凜遵

天語夙夜恪勤勉竭駑駘以仰副

皇上教誨生成之至意謹將微臣到任日期繕摺奏

聞伏祈

睿鑒謹

奏

覽勉為之

雍正四年六月初八日湖北按察使臣憲德謹

奏為密陳事竊臣以愚昧之質荷蒙

皇上隆恩簡畀湖北臬司於四月初一日到任不數日

內忽有原任藩司張聖弼來署請見緣稱原任藩

司遂容其進見臣詢其履歷稱係正藍旗漢軍臣

云既已退任何不歸旗答云尚有拖欠未清臣不

知其欠者何項原擬有無罪名及應行監追而竟

未行收禁并類此等事尚有幾案隨牌行所屬八

府令各府照案註明一一造冊送司以憑查閱續

據武昌府知府章培基造冊送司臣細閲冊内開除因虧空革職糧道許大定及革職守備劉世傑等現在監追外有因虧空革職擬斬之原任藩司張聖弼未曾監禁現交管押竊思此係臣之專責若不嚴行禁飭是臣上負

皇恩而壞

國法甘蹈罪愆而為他人任過也當即牌行該府令其立拏監禁具報去後於五月二十八日據該府

報稱應行監追之張聖弼已於二十七日送入府監訖至二十九日有總督李成龍來文一紙係張聖弼所投懇請寛免監禁呈詞奉批按察司查覆臣隨將到任以後牌行報查勒令入監二十八日已報送監等情備叙詳覆奉批據詳已悉各在案楚省各署歷有督撫兩院事宜報單送閲臣見五月二十七日報單内開張聖弼差人到督院投請寛免呈詞收入此即批臣查覆之紙矣本日張聖

弼又差人到撫院先投稟一封又投請寬免呈詞

未收此俱未入監之前一刻也五月三十日報單

内開張聖弼差人到督院投稟一封此則已入監

之後矣臣於此事理宜立行揭条為是但思張聖

既經執法監禁則已可以不必揭条張聖弼實係積惡

弼事犯迄今歷有年月從未入監若臣徑行揭条

巨憝不容絲毫姑息之人朕於李成龍赴任湖廣之初

則歷任督撫以及府縣例應議處者甚多臣涖任

即曾降有密諭張聖弼居官為人甚屬不堪楊宗仁之

月餘舉行一事而遽条揭多人臣固不避物議誠

糾条殊不為枉爾雖與伊同旗當秉公執法切勿涉於

恐

偏袒私庇朕於彼時尚未知伊等原有親誼也李成龍
皇上責臣之輕舉妄動則臣罪不克當矣是以臣初意
奉有如此嚴諭猶敢徇情寬縱則可謂大負朕矣李成
拏張聖弼入監祇求自免罪戾耳不敢遽瀆
龍居心行事如何據實秉公奏聞章培基為何如知府
天聽不意張聖弼於未入監之前差人到兩院紛紛投
亦具奏以聞
呈投稟已入監之後又差人到督院投稟伊雖屬
督臣至戚臣不知其所稟何詞然而疑懼之衷臣
內省不疚何
疑何懼之有
自不能釋然謹將日報原紙三片夾入摺內呈
覽抑臣再有請者臣於二月二十六日進
養心殿恭聆

聖訓奉

皇上面諭爾如有奏摺交與塞爾圖欽此臣思塞爾圖

雖老尚健其病已愈矣況朕旨非令伊親呈何至遲悞

近來年老多病如臣

或值其被差出京命爾來人克齋至宮門自有人代為

奏摺到京值伊動履維艱之日則臣摺未免稽遲嗣

轉奏

後臣摺到京如值伊有病之日應否另交與何人

轉

奏伏乞

皇上批示遵行謹

奏

覽奏可嘉之至若能事事如是永遠如是即將此志堅操不移將來可望成一人物也勉之勉之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湖北按察使臣憲德謹

奏為遵

旨密陳事竊臣前奏監禁張聖弼一事臣家人捧摺回

楚奉到

硃批遵即訪查督臣李成龍所辦各衙門事跡因履任

未久不能周知就臣一署之事觀之大約李成龍
歷練多年頗屬能事然俱不過敷衍完局毫無實
心實意即以張聖弼一事言之李成龍身為督臣
蒙
皇上不次之恩且業已明白
指示密諭在前而猶收其懇請寬免監禁呈詞以明知
之事而又批司查覆則其居心姦猾不問可知再
查知府章培基係紹興人氏年六十有餘雖任武

昌守十餘年毫無善政可紀前督臣楊宗仁屢行

申飭特以無甚大弊未曾參革耳今年齒愈老實

罷軟不及人不勝任至於未曾監禁張聖弼一事

則咎在上司之徇庇非府縣之敢於私自縱容也

再張聖弼之事原係武漢二府審追緣該犯在武

昌而不在漢陽前送臣冊籍亦單係武昌府造送

是以臣前

奏摺單言武守章培基而未及漢守郭朝祚今

皇上問章培基何如知府故臣將郭朝祚亦係承審承追之員因隔府居住冊在武昌府故前摺內未曾敘及漢守情節今補行奏

聞統祈

皇上睿鑒裁奪外所有奉到

硃批理合恭繳謹

奏

凡事以真實為主而出之以公正自無不獲福之理勉

之向聞郭朝祚才情官聲俱好為湖廣知府中第一斯言確否

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湖北按察使臣憲德謹
奏為據實回奏事竊臣前奏督臣李成龍及知府章
培基一摺奉有
皇上硃批臣跪讀之下不但為臣居官辦事之指南實
為臣安身立命之
寶訓雖父母教子無以踰此惟有祗承

聖訓力勉誠實敬效犬馬於

光天化日之下耳再臣看得漢陽府知府郭朝祚為人

謙遜和平辦事穩妥洵屬循良之員但性情畧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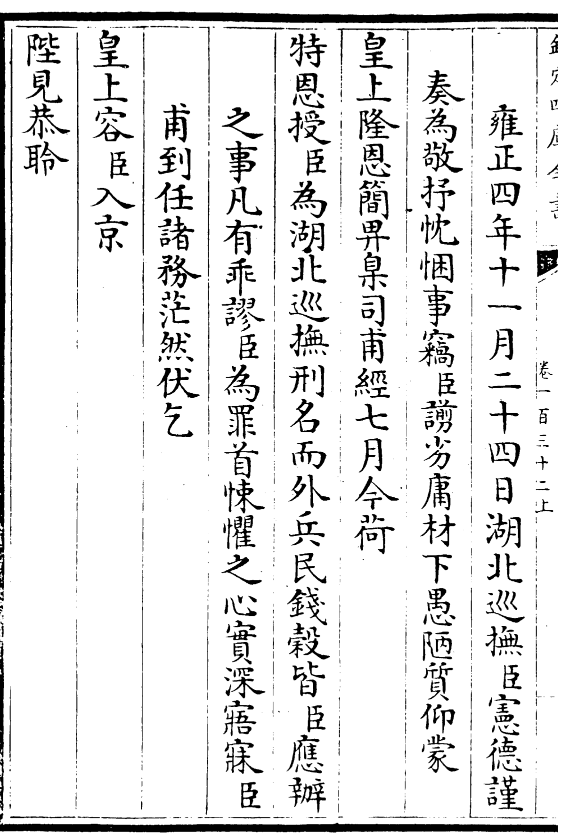
退守似於卓然自立毅然任事處微有不足茲奉

旨詢問理合據實奏

聞謹

奏

覆奏郭朝祚居官為人之處甚屬公當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湖北巡撫臣憲德謹

奏為敬抒忱悃事竊臣謭劣庸材下愚陋質仰蒙

皇上隆恩簡畀臬司甫經七月令荷

特恩授臣為湖北巡撫刑名而外兵民錢穀皆臣應辦

之事凡有乖謬臣為罪首悚懼之心實深寤寐臣

甫到任諸務茫然伏乞

皇上容臣入京

陛見恭聆

聖訓俾臣知所遵循回署之日臣將地方事務細加體察如遇各屬敷衍朦朧事內應行奏聞者臣不敢顧忌亦不敢徇隱自必次第奏聞懇請皇上指示遵行臣非欲以多事為詳慎以苛求為明察安邀君寵有妨民務也如遇敷衍朦朧事內非關緊要無甚弊端不必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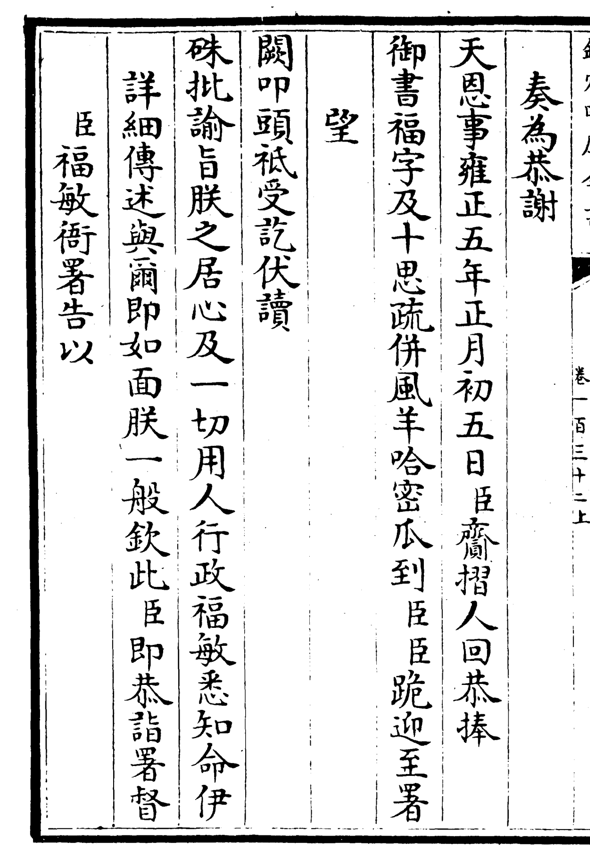
聞自應更正者臣即自行更正亦不敢瑣瀆
天聽臣非敢出入其間上下其際巧為干譽乘機媒利
也臣愚以為為臣之職實有不可不如是者書曰
臣無有作威作福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大義
昭然敢不恪守總之臣之駑鈍萬不能副
皇上擢用之恩而臣之愚衷無一不在
皇上洞鑒之内為此敬抒忱悃恭請
陛見伏乞

皇上批示遵行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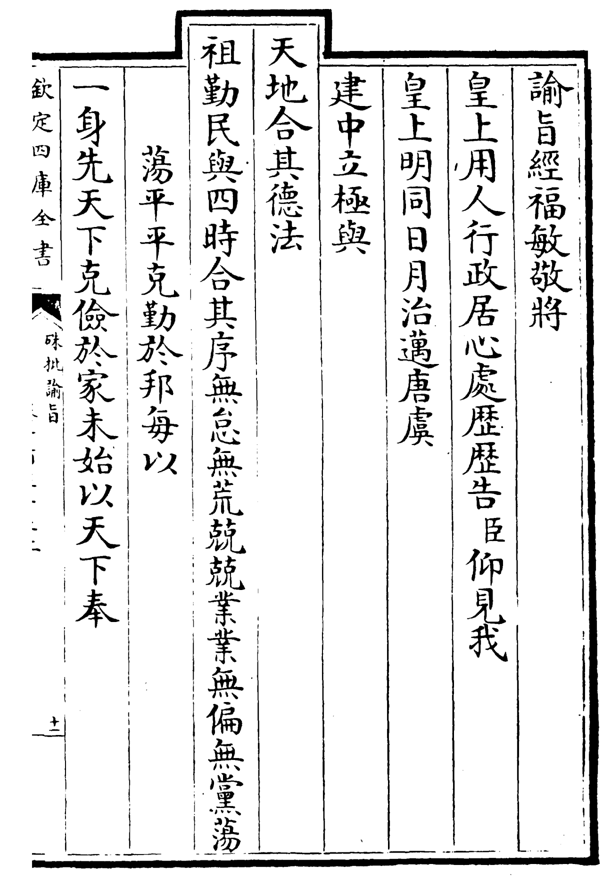
奏

覽奏深為嘉悅勉之爾若無可取之處朕豈肯如此驟加擢用從此當更加努力以全朕用人顏面至陛見之請竟可不必即來京仍不出前次陛辭之訓旨朕之居心及一切用人行政福敏悉知命伊詳細傳述與爾即如面朕一般何必曠廢職守為無益之奔馳也

雍正五年正月十九日湖北巡撫臣憲德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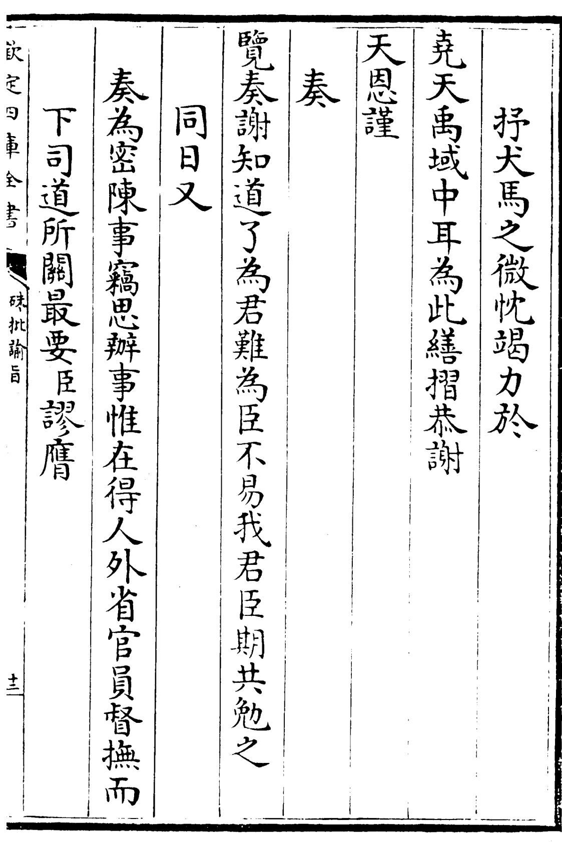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五年正月初五日臣齎摺人回恭捧
御書福字及十思疏併風羊哈密瓜到臣臣跪迎至署
望
闕叩頭祇受訖伏讀
硃批諭旨朕之居心及一切用人行政福敏悉知命伊
詳細傳述與爾即如面朕一般欽此臣即恭詣署督
臣福敏衙署告以



諭旨經福敏敬將
皇上用人行政居心處歷歷告臣仰見我
皇上明同日月治邁唐虞
建中立極與
天地合其德法
祖勤民與四時合其序無怠無荒兢兢業業無偏無黨蕩
蕩平平克勤於邦每以
一身先天下克儉於家未始以天下奉

一人凡所以範圍宇宙曲成萬物而不過不遺誠亘古
未有者也在福敏宣揚之際深以為
帝德淵微不能仿佛於萬一而在臣敬聆之下已不啻
覲
天子之光仰
天顏於咫尺矣臣欣逢
盛世幸遇
主知雖自顧庸愚報稱無地而丹誠耿耿矢志有年惟



抒犬馬之微忱竭力於
堯天禹域中耳為此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覽奏謝知道了為君難為臣不易我君臣期共勉之
同日又
奏為密陳事竊思辦事惟在得人外省官員督撫而
下司道所關最要臣謬膺

簡命巡撫一方若於司道之賢否優劣不細加體察則
諸務廢弛之漸 臣始基之矣除按察使蔡嵩武昌
因聞蔡嵩不諳外吏之事已改用於内矣趙宏本才具
道趙宏本糧儲道張廷樞俱未到任 臣尚不知外
平常猶可為國家出力之人張廷樞中材也尚屬老成
謹將現任司道居官大槩就 臣愚見為我
至王克莊朕亦但取其操守而已才情原屬不逮爾論
皇上密陳之 臣看得布政使王克莊為人庸愚既無表
甚公得人時即行更易
率之才而辦事又屬躭延疎忽隨波逐浪恐不能
承宣
德化布政一方也驛鹽道柳國勳為人耿直簡默康隅
柳國勳多有言其好者

自持而辦事亦勤敏周到荆州道高淳雖人近浮（此語公當之極）誇而留心政務黽勉從事無悞厥職（將來必漸有增益）襄陽道趙之均雖才未練達而頗知自勵諸事惟恐遺誤不失（所論甚確）為勤慎之員此數人者皆就臣所見據實奏聞非敢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但未奉皇上詢及冒昧陳詞臣不勝惶恐之至為此謹奏

但能留心察吏明以持衡又從而秉公舉劾諸事不難

就理矣朕於楚省夫復何憂此一節為汝等封疆大吏之專責要務勉之勉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荆州府屬之長陽縣與容美土司界址相接自明末兵燹之後田地荒棄漢土淆雜附近於土司者不無被其侵占以致漢土人民互相搆訟歴有年矣先因土司侵占柑子園魚翅灘等處經前

督臣楊宗仁委令縣營會勘柑子園魚翅灘等處
係土舍用價一百八十兩契買漢土雖經前督臣
斷給長民但未給價贖歸因循至今葛藤未斷又
上年三月土人向彩等率衆爭奪蹇家園上洪宇
等處將民人蹇鳳家搶擄阻墾經長陽縣營會同
拏獲土人向彩等並先經被擄在土之民人覃顯
勳等具報通詳經臣於臬司任內會詳督撫委令
荆州道高淳及府縣等前赴彈壓勘審嗣據該道

府縣將搶奪情由審擬軍戍照例分別枷責詳結惟是秋水泛漲不能清勘地畝詳請俟秋水平退之日會勘結案等情迨秋水平退緣該員均值賑濟復經臣會詳改委蘄州知州王玠於公捐耗銀內給銀一百八十兩令其帶往贖取從前勘斷之柑子園魚翅灘等處地畝並會勘蹇家園等處囑令秉公確查永息爭競以結先後各案去後今據該知州會同長陽縣申稱職等遵即前赴蹇家園

地方據土司委令伊弟田琨如等移送退贖柑子
園魚翅灘依領並造具圖冊前來職等隨將贖田
價銀交給該土員領收訖住種土人已經搬移結
案其蹇家園地方隨經查勘傳集漢土人民宣揚
皇上恩威諄諄化導漢土人民莫不輸服并據該土司
出具印信遵依不獨從前爭墾之上洪宇地土盡
聽蹇鳳等耕種陞科并接壤之下洪宇田地俱情
願退歸蹇鳳等管業住種土人現在搬移立碑嚴

禁永為遵守取具印領遵依圖冊碑刻申送到臣

查柑子園魚翅灘等處地畝被土人侵占多年今

俱悅服退歸誠我

皇上天威聖德之所致也臣不敢壅於上

聞為此繕摺謹

奏

前據譚一豫條奏此事朕久欲交發汝等查議為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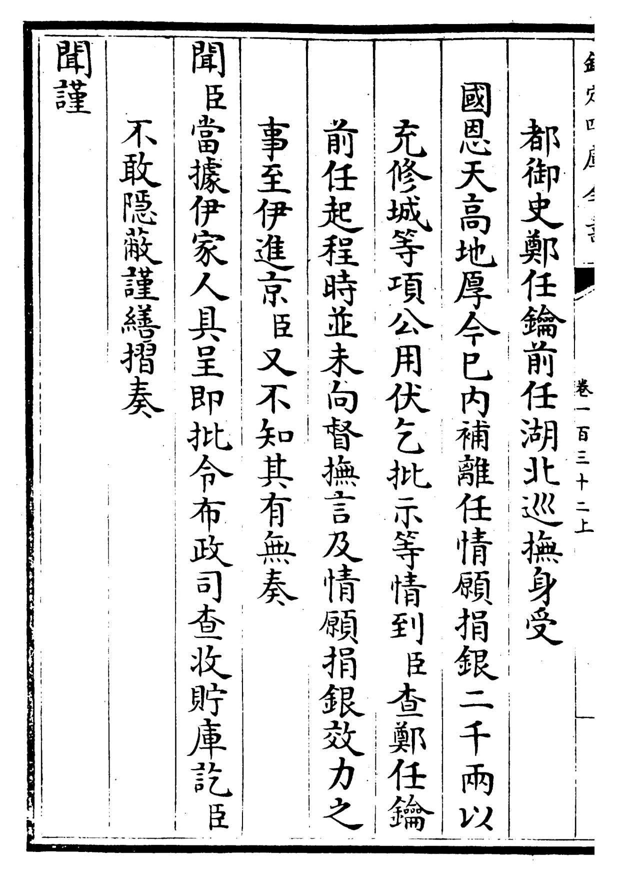
日烏蒙涼山普雄狆苗等處現在整理未竣其地皆與

楚省隣近且湖南又有謝錄正一案若復議論及此天下人必謂朕為有意多事好大喜功是用遲疑未果今覽爾此奏深為慰悅故將其奏摺亦發來與爾同福敏閒看

雍正五年三月十六日湖北廵撫臣憲德謹

奏為奏

聞事雍正五年二月二十日據前撫臣鄭任鑰家人元應芳呈稱為捐充公用事切芳家主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鄭任鑰前任湖北巡撫身受
國恩天高地厚今已內補離任情願捐銀二千兩以
充修城等項公用伏乞批示等情到臣查鄭任鑰
前任起程時並未向督撫言及情願捐銀效力之
事至伊進京臣又不知其有無奏
聞臣當據伊家人具呈即批令布政司查收貯庫訖臣
不敢隱蔽謹繕摺奏
聞謹

奏
鄭任鑰如此譎詐甚屬無恥可交與福敏連前事一併
察議奏聞
同日文
奏為據實陳明仰懇
聖恩事竊照湖北巡撫有兼收荆關木簰船料等稅一
項除正額按季交貯藩庫彚行解部外尚有贏餘
每年約萬數上下不等歷任撫臣因係自理關務

羸餘未經

奏明奉

旨皆自取為衙署用度伏思臣以駑駘之質過邀

聖恩凡職内應盡之事自視缺然焉敢於

國課之餘竟謂巳所應得黙為收受也臣請嗣後除

正項銀兩照例交貯藩庫解部外其餘銀兩臣亦

按季查交藩庫年終另行核實奏

聞聽候撥用庶臣不致有朦朧專擅之愆再前督臣楊

宗仁於加一耗銀內分派各官養廉自司道府以
及州縣無不均遍而督撫衙門未經議及臣自祖
父以來世受
國恩家道頗為豐裕至臣二十年來仰事俯育諸事
繁多家道蕭然一無田產臣撫署用度勢不容已
臣不敢矯飾交納贏餘之名別為營取是又不得
不懇乞
皇恩者查湖北藩庫歲有耗羨三萬餘兩係楊宗仁議

為省中公用之資伏乞
皇上洪恩敕於此項内酌定一年賞臣若干兩則臣署
公私之用可以無缺而俯仰之下莫非明受
皇恩矣臣不勝冒昧惶悚之至謹
奏
據奏家道蕭然可謂大笑談即使極其豐裕亦未有合
爾賠累產業居官之理與督臣福敏酌定取用可也
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四日湖北巡撫臣憲德謹

奏為奏明事竊臣於閏三月十二日自武昌起程至

荆查得程如絲案內受傷身死陳堯之親屬陳典

等與受傷現存之王四等十餘名臣親帶往赴川

其沿途夷陵歸州巴東等處聞俱有被害之人容

臣到彼逐一查出帶往質審所有武漢等府屬業

經屢次飛檄飭查凡有查出之人亦即委員解送

臣欽遵

諭旨務必盡力查出決不敢致有遺漏有負

聖主慎重民命之至意也祇是臣入川事竣之後正值
五六月川水長發之時舟楫難行必由西安府陸
路回楚臣受
恩深重犬馬戀
主愚忱實切寤寐西安離京僅一二十程懇乞
皇恩容臣由彼入都
進京之行可以不必朕之用人行政天下臣工所共知
陛見瞻覲
共見只在爾等肯盡力遵循否耳陛見請訓所訓亦不
天顔臣即星馳回楚亦不致多有躭延時日再臣往川

出此何用徒勞無益之往返也路由夔府經過臣既奉

命會審此案則過夔之時自應留心體察當日實情臣

在川居官日久或有私誼偏向之處其言反不足為憑於此尤當留意

標右營遊擊馬化正先在川居官二十餘年為人頗機警慎密臣令帶伊同往以便過夔令其密為訪察合併陳明謹

奏

此一案岳鍾琪自不便出頭辦理爾其竭力秉公審究

朕惟欲得事之真情而已一無意向於其間絲毫不必

瞻顧揣度但只據實料理可也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四川廵撫臣憲德謹

奏為仰乞

聖鑒事竊臣自奉

命撫楚數月以來一事未能清理令荷蒙

聖恩調撫川省感愧交集雖捐縻頂踵亦不足圖報萬

一臣因會審入川由夔順二府以抵成都見沿途

居民原係本籍者不過十之二三其餘十有六七

非秦即楚有數年來新附入籍者有尚未獲入籍懸待觀望暫為末業者至今歲陸續來蜀者又復絡繹不絕其本地人民地畝原墾闢者不能保其盡無欺隱而外附之民新墾闢者數倍於昔謂其盡已報出可乎其間安插和輯清查均賦之事良非易易再若城工若軍需皆奉

旨清查案件迄今茫無頭緒而地方命盜事件沉積未結者又復不少於臣到任數日內按察使葛斗南

到蜀布政使尚未到任臣已無肆應之才而值兹民多新附地多新闢賦秖未清沉案疊積番土伊邇吏務孔殷撫臣藩臬皆係新任民情湊雜亟宜整飭吏治懈弛尤須振刷臣之庸碌未能隨事經理左右咸宜此臣之所以兢兢惶悚朝惕而夕懼也兹臣竭力逐次辦理如有可依限完結者臣不敢優游從事如必不能限内完結者惟求皇上格外寛限俾臣得徹底辦理如有識力不到之處應寛限者具疏題請可也

臣惟預為請

旨批示遵行庶不致有毫釐千里之差矣臣與馬會伯

已各面行交代合併陳明謹

奏

覽汝敷奏情詞朕甚嘉悅何也天下事知難則不難看易殊不易大抵為督撫者但知專閫之榮初未嘗思及統率之難也為君難為臣不易既知其難故不得不殫竭心力以講求其宜而諸務於是乎就理矣夫為君者

撫馭寰區裁成萬彙為臣者奉命宣化分理羣氓茍有一夫不得其所一事一物偶或乖違不協何莫非其責耶念及此則誠為一大苦境也止可盡此

天地父母所生之身思有以利益社稷救濟蒼生已耳若將此苦趣視為樂境復從而興造無窮之孽豈非苦中增苦釋氏所謂深可悲憫者乎爾其勉之然於一切事雖知其難又不宜稍涉畏縮况辦理惟貴勤誠全不在生踈熟諳原係借衆力而為之一人伎倆能有幾何如

朕初即位元二年間實一人不知一事未諳殊覺甚難顧無可辭卸因而坦却胸懷但誠敬對

天勤恪遵

祖隨事隨物盡心審度以順酬中外之宜數年來始覺稍有頭緒此皆朕一念赤衷感蒙

上天

聖祖垂佑之所致耳卿今知此但具一忠勤之心盡力行去

上天自有鑒照神明或將默助其中實有莫之為而為者於此根源之理若少見不透一任超羣出衆之才卓越瓌異之資亦終無濟於事也忠誠二字感格人天為最要察吏一節涖政臨民為先務勉之勉之毋忽

同日又

奏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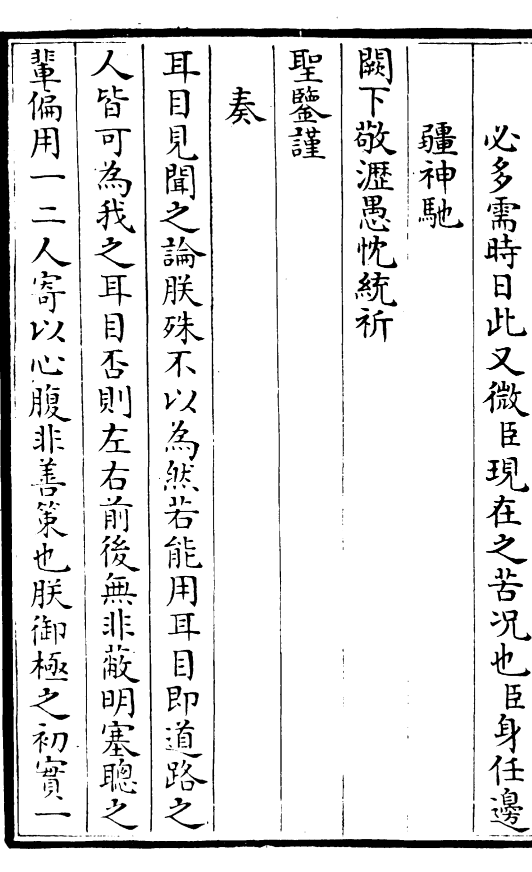
聞事竊臣於六月十三日任事至十九日提臣黄廷桂向臣說前日有一瘋子在城内沿街喊吽說總督

岳鍾琪帶領川陜兵丁作反等語被我標下巡風兵丁拏獲我著千總問他滿口胡說像是瘋子我隨著交與成都縣收管臣隨問成都縣知縣王紹文稟稱瘋病得狠其原籍乃四川重慶府長壽縣人名盧宗漢臣思既係瘋人不必留在省城隨牌行成都府縣令押解原籍交與地方官看管毋令出境生事去訖臣思岳鍾琪作反之說揆情度理決無其事但此人若實係瘋病應置勿論倘若假

瘋自别有故或另有播弄唆主之人似宜窮治以除姦詭而臣未曾究訊一語即令押交原籍者蓋緣川省近來移居之人甚多間雜而處風習民情頗未浹洽揑造謡言無名揭帖一有讐隙便爾誣陷自州縣及省會俱不能免若確係生事之人則申刑憲而懲頑嚚自不容緩倘未得實據一有見聞驟爾騷擾則無稽之談反使惡徒得計恐非所以禦姦宄而靖嚚紛也况邊地甚易訛傳倘衆人

不知臣意恐係假瘋所以推求欲究治播弄唆主之人而竟謂新巡撫來窮治總督謀反之事是猶治絲而棼之也寧可令衆庶見乎此臣之所以竟不審問即交押解者也臣將此瑣瑣奏聞所見得體已有旨矣者不但為此一事凡臣愚見未知是否允協諸事惟求

皇上指示遵行再臣既為撫臣地方事件有密應訪察朕自然指示何待汝之請求之處而臣甫到川一無耳目見聞即漸有所獲亦



必多需時日此又微臣現在之苦況也臣身任邊

疆神馳

闕下敬瀝愚忱統祈

聖鑒謹

奏

耳目見聞之論朕殊不以為然若能用耳目即道路之人皆可為我之耳目否則左右前後無非蔽明塞聰之輩偏用一二人寄以心腹非善策也朕御極之初實一

人不識然彼時之耳目甚公且確近數年來股肱心膂大臣多矣而耳目較前反似不及訪察二字不被人所愚弄甚屬難事至於用耳目惟宜於新勉之慎之古云聽言當以理察於博採廣諮中要須平情酌理辨別真僞方可以言用耳目也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撫臣憲德謹

奏為奏明事本年六月十九日據提臣黃廷桂向臣

告訴拏獲瘋人盧宗漢一事臣隨牌行成都府縣

令其押解原籍長壽縣收管緣由於二十四日具

摺奏

聞後於臣奏摺起程之次日又據成都縣詳稱奉督院

批要犯盧宗漢已經本部院具奏請

旨發審令應否解回長壽縣收管仰再詳請撫都院批

示繳奉此理合具文詳請批示等因到臣臣先因

不知督臣岳鍾琪

奏請發審之事故令押解回籍既經

奏請發審自應羈禁候

旨遵行除批令該縣仍將盧宗漢收禁防守外所有未

經押發原籍情由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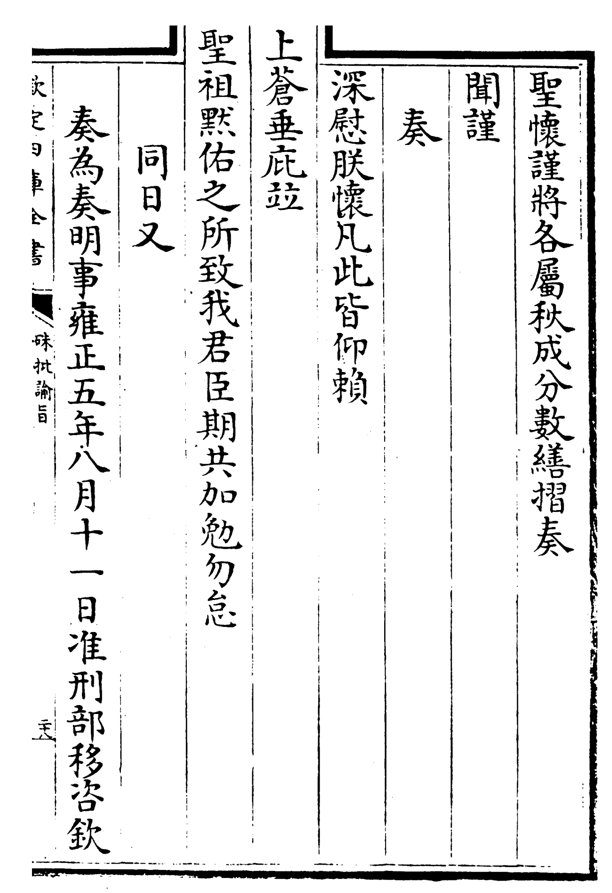
已有旨矣務將實情審出朕意此事必有從中指使之

人也

雍正五年八月十八日四川巡撫臣憲德謹

奏為恭報秋成事竊照川省本年夏秋以來雨暘時若田禾暢茂茲查據布政使管承澤詳報成都府所屬各州縣收成十分其重慶遵義順慶敘州等府及嘉眉邛雅等州各報收成十分九分夔州保寧馬湖等府並潼瀘等州建昌屬之衛所及松潘等衛各報自七分至八九分不等總計全川年景豐稔閭閻安阜我

皇上惠養元元無時不念切民依臣恐上廑



聖懷謹將各屬秋成分數繕摺奏

聞謹

奏

深慰朕懷凡此皆仰賴

上蒼垂庇並

聖祖默佑之所致我君臣期共加勉勿怠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雍正五年八月十一日准刑部移咨欽

奏

上諭程如絲名下應追贓銀甚多其原籍家産交與浙江巡撫李衛查明其任所貲財交與四川巡撫憲德查明勿令絲毫隱匿欽此臣隨傳集布按二司遴選能員連夜搜查程如絲貲財之際有潼商道孟以恂差家人呈報伊從前借去程如絲緞疋首飾等物雖俱照單查收而孟以恂與臣乃兩姨兄弟也臣不敢為之隱飾俟查訊完日一併彚行

題報外合先奏

聞謹

奏

孟以恂與蔡珽程如絲皆同心一黨之人伊今若知悔

懼將蔡珽等所有過犯盡行吐露無遺則予姑寬倘仍

念舊好猶懐比周私情切勿稍顧親誼當嚴加處分蔡

珽於朕前保奏孟以恂尤在程如絲之上引見時朕觀

其庸碌所以發往巴里坤試用果應朕言平常人也所

奏已悉因私廢公之舉汝斷不為朕信得及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臣查康熙六十一年及雍正元年蔡

珽任內軍需捐納等事皆錢糧所關必須質對明

白方可定其應追應銷現今查出各款內應訊之

蔡珽者六七萬兩臣因蔡珽現在川省是以飭令

布按二司逐款查對訊取確供又有現不在川原

係經手之遲維臺高其佩馬世珩等所辦冊內止

有總數並無作何用去細數無憑定其追銷者現在另疏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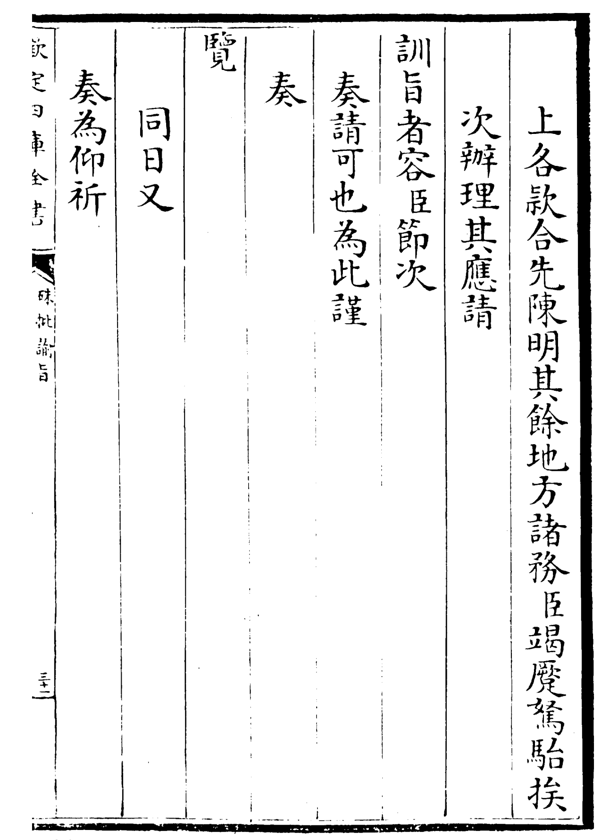
題懇乞

皇上敕部分别或將人員發川查對或令各造冊發川

應俟到日查核各案清楚之日一併彙

題又程如絲任所家產現在搜查但程如絲狡猾異常或别為寄頓藏匿皆未可定容俟臣嚴查明白之日即為造報另

題到有旨
題再佛喜於伊交代時查出有應給發而尚扣留在
庫並未入冊者有已派徵竟無存貯者已查明據
實會叅矣現在飭令兩司按款訊取確供應俟供
明之日一面律擬具
題佛喜解部非有緊要詰訊之事應暫留川將伊各案質
對清楚然後解部為是此等負恩辱命之人絲毫不得
為之寬恕
佛喜一面即將佛喜嚴拏解部於別案質審至伊諱隱
丁守勤餘金一項亦經查叅矣其解金之重慶府
同知廖傑現在京城請
皇上敕部俟佛喜拏解到京之日一併與廖傑質審以
於佛喜解京之時將此案情由咨明刑部可也



上各款合先陳明其餘地方諸務臣竭蹷駑駘挨次辦理其應請訓旨者容臣節次奏請可也為此謹奏覽

同日又奏為仰祈

聖鑒簡發能員以裨吏治事伏查川省鹽茶素無成例
歷來欺隱者不可勝數臣未到任以前已經岳鍾
琪馬會伯檄查臣到任以後亦屢行催查雖產鹽
茶各州縣現在紛紛呈報俱謂確無隱遺而自臣
視之則未敢信其盡實何則蓋歷來章程未定欺
蔽最易滋蔓已深而根株未易淨除也川省驛鹽

朕聞葛斗南有病已降旨調用於內矣

茶三項向皆臬司兼管臣見葛斗南之為人持重
有餘而肆應不足雖非苟且之人而於理繁治劇

之處恐不能拔本塞源若不為之變通特設專員則鹽茶舊弊不能悉除是以臣商之督臣岳鍾琪具有添設驛鹽道員之奏如蒙

俞允更求

簡賜練達明白勤敏能事之員令其速行赴任乘此諸務清查之際力為搜剔庶於一年之内可得大槩而酌其因革損益

題請定為章程則商民均便而於

國帑大有增益矣臣受
恩深重諸務惟望速為辦理而鹽茶一項自揣茫然是
以於
題疏之外又亟為
奏請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川省應設驛鹽道一員專司其事准照該撫所請行此

欽將尤清補授該部知道

雍正五年十月初一日四川巡撫臣憲德謹

奏為冒昧陳情事竊臣至愚極陋謬膺重任每遇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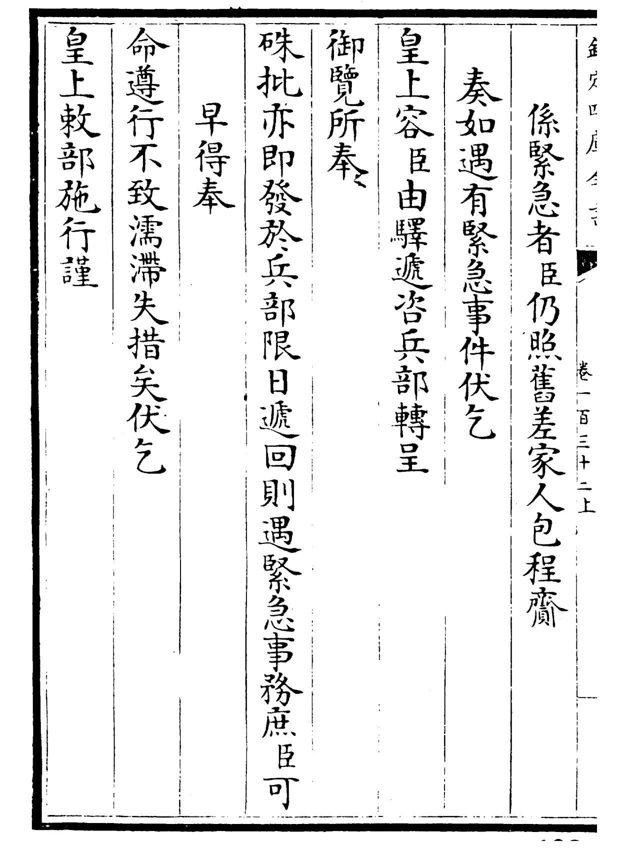
方重務仰賴

皇上訓示遵行奈川省去京甚遠凡臣應奏請

聖訓之處甚多每一差家人齎

奏即包程往返亦必須兩月有餘方能到川如有緊

急事件未免曠日持久臣請嗣後凡臣奏摺有非



係緊急者臣仍照舊差家人包程齎
奏如遇有緊急事件伏乞
皇上容臣由驛遞咨兵部轉呈
御覽所奏之
硃批亦即發於兵部限日遞回則遇緊急事務庶臣可
早得奉
命遵行不致濡滯失措矣伏乞
皇上敕部施行謹

奏

非關軍機重務如何其可

同日又

奏為懇乞

簡選賢員赴川委任事竊查從前奉

命來川委署試用舉人今俱已委署於缺出之各縣試

用尚有富順等縣各缺因無試用之員俱令現任

州縣等員兼攝臣現另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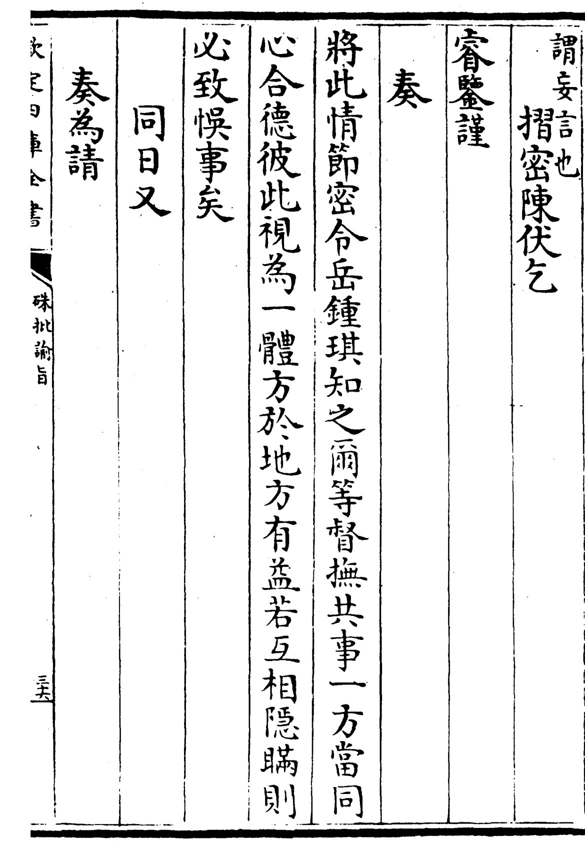
題請
敕部銓選伏思四川距京甚遠且現今來川之人民雲
集其為安插稽查丈量開荒以及改土歸流等件
皆蜀省現在重務須人料理伏乞
皇上揀選應用州縣能事之員共一二十名即
命來川以便遇缺委任則於地方諸務料理不致乏員
矣為此謹
奏

於此奏未到之前已諭部矣

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四川廵撫臣憲德謹

奏為密陳事竊查建昌一鎮乃番夷環遶雜處之地所賴鎮臣明決果斷能以威慴蠻情地方始得寧謐臣一到川即聞建昌鎮臣趙儒寛厚過度委靡不振彼地番夷每多玩視今歲晃山之役洮岷協副將王剛實有力焉臣猶未敢盡信乃邇來訪聞得建昌地方十月十一日夜有生員陳萃家被賊

夷偷去牛馬各一頭十三日生員王尊爵同子王
元敬赴山採樵被賊夷將王元敬綁去將王尊爵
砍傷幸不致命十六日寡婦邢氏子曾伯同伴七
人入山砍柴被賊夷數十砍傷二人搶去馬匹衣
服等物七日之內三次失事則夷人之玩視鎮臣
信不誣矣臣身任邊疆馭蠻無術揆之職守允屬
曠廢所有建昌現在情形不敢隱蔽惟求
皇上鑒臣曲衷恕臣越分妄言之罪則臣幸甚為此繕
身為封疆大臣似此當言者何為越分贅此一語乃所



謂妄言也摺密陳伏乞

睿鑒謹

奏

將此情節密令岳鍾琪知之爾等督撫共事一方當同心合德彼此視為一體方於地方有益若互相隱瞞則必致悞事矣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竊查川省田糧歷來欺隱者甚多近來雖有報增亦不過少為塞責並未儘數首報兹自督臣岳鍾琪前撫臣馬會伯實力勸諭是以今年報增之數較之往年倍加增益矣前據温江等五十州縣首報糧銀四千三百五十兩零隨經臣

題請照例於本年徵收在案嗣於雍正五年七月初五日准戸部咨開内閣交出為各省已墾未報田畝奉

上諭朕特沛寛大之恩准各省官民自行出首將從前侵隱之罪悉從寛免其未納之錢糧亦不復追問定限一年令其首報統於雍正七年入額徵解倘逾限不首後經查出在官在民定行從重治罪著各該督撫轉飭地方官通行曉諭等因欽此臣即檄行布政司轉飭各屬大書告示徧貼城市鄉村廣為曉諭去後茲據布政司詳稱今歳各屬首報田糧共應徵銀一萬五千四百兩零先據溫江等州縣送到

茅冊共應徵銀四千三百五十兩零米五十石五
斗零已經詳請
題明在案尚有未經送到茅冊之各屬共應徵銀一
萬一千六十七兩現在檄行催造第恐内有七月
初五日奉文以後首報人户雜入冊内未經分析
相應通飭各屬將未經奉文以前者仍以詳請通
飭等事齎送其應徵銀兩隨冊批解所有奉文以
後首報人户應飭知摘出另造清冊填註欽奉

上諭事註語統入雍正七年徵解理合詳請核奪以便

遵從等情到臣臣惟川省隱田較别省不同别省

之欺隱不過十之一二而川省之欺隱則所在皆

有且俱隱匿有年又非若他省之初墾隱漏者比

也況本年首報之户事同一轍其先行首報者業

已

題請於本年徵收而後報人户反得於雍正七年徵

收是延挨後報之户更邀

恩於急公先報之人矣臣之愚見既蒙
皇恩寬其從前欺隱之罪則續行首報之糧亦應一例
於本年起徵庶歸畫一但臣愚昧之見未敢草率
具
題合先奏請
皇上指示以便遵行謹
奏
所見甚屬公當具疏題奏可也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竊臣接准部咨奉

旨程如絲名下應追贓銀甚多其原籍家產交與浙江

巡撫李衛查明其任所貲財交與四川巡撫憲德查

明勿令絲毫隱匿欽此臣即檄行布按二司并遴委

賢員協同將程如絲任所所有貲財嚴行搜查臣

復親加查訊除搜查過任所貲財現在封固造冊

送部另疏具

題外查程如綵原籍家產𫎇

皇上諭旨雖交與浙江撫臣李衛查明但程如綵現在川中其原籍家產實有若干之處似亦應於本人是問臣不敢謂已交浙撫自避越俎之嫌是以提取程如綵到案當堂逐一審訊據程如綵供犯官弟兄三人原籍有當鋪三所犯官父親將湖州府城內源盎字號典一所分與犯官名下二胞弟分

得在德清縣榮萬字號典一所三胞弟分得在崑山縣東昇字號典一所其典中本錢因浙地出當絲米本利消長無定難於懸擬犯官所託管當人是姪子程厚并友人王名卿典中銀數分毫皆有帳目一查便知不能隱匿犯官典房及二弟典房俱自置買的惟三弟典房係賃租的住房也是租的至家中田產記得有全柯地方山莊一所此外記不清了再詰其原在典中本銀與歷年贏餘利

息及房屋山莊價直并此外另置產業若干豈有不知數目之理再將此處逐一嚴訊據供犯官源益典內本銀原有二萬兩但每年所餘利銀消長不一實在不知確數至房屋山莊價直并此外有無另置產業犯官自幼在家讀書原不經理家務今出門日久實在記不清楚等語據此查程如絲所供原籍家產雖無實在確數據伊大畧如是其中有無揑飾隱匿情弊應聽浙江撫臣查勘外所

有臣查訊緣由理合奏
聞謹
奏
知道了其原籍家產既經詰訊應將所供備錄咨明浙
撫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四川巡撫臣憲德謹
奏為陳奏事竊臣愚昧不職上負
聖恩致重犯程如絲在監自縊不但無以仰對

君父即撫衷亦不堪自問矣雖前據實
若於此不愧非具人心人面者矣議處自有定例待罪
題請交部嚴加議處以懲不職而輾轉自思寤寐不
固不待言奈天下人恥笑朕殊為汝難堪如不能究出
安惟有俯伏待罪日增愧懼耳茲併奏
傳遞消息之人嚴處示懲此撫任猶可忝居乎
聞者學臣宋在詩十月以前所考生童俱各取贄儀二
兩至四兩不等以供食用自十一月以後經臣向
伊當面議定歲給養廉三千兩其銀係撫臣衙門
養廉內出二千兩布按二司湊出一千兩按季捐
給至其船隻馬匹仍令地方供應蓋四川僻壤居

多恐雇覔有悞也合併奏
聞謹
奏
知道了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四川巡撫臣憲德謹
奏為奏
聞事竊惟上年川省收成頗稱豐足因商販絡繹買運
者不可數計以致秋冬之間米價漸長先據重慶

等處地方各官將販運甚多致昂米價等情具報

到臣臣因遏糴阻運久奉

嚴禁在案是以飭令照常販運不許阻遏去後詎入冬以來重夔二府米價甚是騰貴不但該地方文員節次申詳復於十二月間據重慶鎮臣任國榮及

提臣黃廷桂俱移咨到臣內稱遏糴雖奉

嚴禁而救弊尤貴變通今川省米石外省之人販運甚多若不急為籌酌必致兵民俱受艱窘等語臣思

凡事不可膠固原當相機合宜權其輕重緩急而為之
也地方民食關係緊要故萬不得已於十二月間行
川米應如是暫禁糴販俟價稍平仍即弛禁毋得過
令該地方官暫行禁止所有暫禁緣由臣不敢不
過
據實奏
聞抑臣更有請者川省各屬倉糧現在分委各道府親
往盤查已據永寧松茂二道所轄等處具報俱係
實貯在倉並無虧空雖川東建昌所轄之處尚未
報到諒亦實貯無虧臣恐三四月間米價仍貴請
於青黃不接之際將所屬倉貯米穀酌量發出平

糴以濟民食俟秋收照數還倉如蒙
俞允或遇應用之時臣一面徑行發糴一面具疏
題報合先陳明請
旨是以便遵行再備兵接運之糧石已於正月二月內自
嘉定雅州等處陸續輓運矣其口外購買炒麵雜
糧等項亦已委員前往備辦至所買出兵馬匹現
令交收未完約於二月初旬俱得齊備矣惟思臣
標官兵五百名係派為沿途護糧安站而設現今

輓運軍糧採買炒麵等處俱需官兵護送若與大
兵同進恐致遲悞臣已於正月二十日令其先後
起程除另疏
題報外合併陳明謹
奏
據奏派遣撫標官兵已令其先後起程等語類斯軍需
事件非爾所素諳當與岳鍾琪熟計而行方是今不候
大兵遽命早進邊外青草尚未生發倘致牲畜倒斃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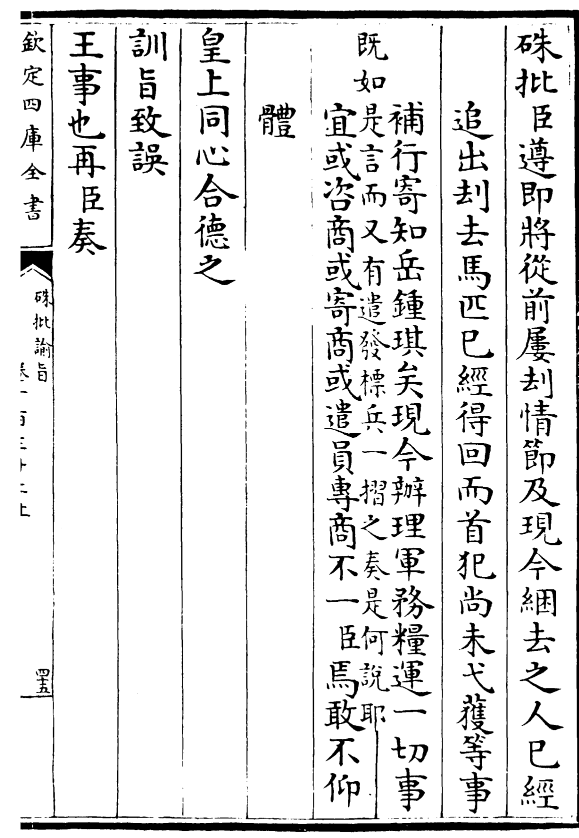
不誤事乎似此亂舉朕甚憂之況此等事朕經有旨悉令岳鍾琪督理而摺内乃竝不言及曾否與岳鍾琪咨商會同派委之處朕不識爾此舉係遵朕諭或奉部文抑或竟出巳見及准岳鍾琪之咨移而行也朕如何批示

同日又

奏為據實陳情事竊臣前奏

聞建昌賊夷屢行刦竊一摺奉有

硃批臣導即將從前屢刦情節及現今緝去之人已經
追出刦去馬匹已經得回而首犯尚未弋獲等事
補行寄知岳鍾琪矣現今辦理軍務糧運一切事
既如是言而又有遣發標兵一摺之奏是何說耶
宜或咨商或寄商或遣員專商不一臣馬敢不仰
體
皇上同心合德之
訓旨致誤
王事也再臣奏



聞程如絲在監自縊一摺奉有
硃批嚴旨臣跪讀之下魂膽俱喪俯伏自思置身無地
臣蒙
朕類斯擢用之人頗多負恩者亦復不少其他且置弗
皇上洪恩畀以封疆重任雖捐糜頂踵無以為報而才
論止據川省而言佛喜程如絲蔡珽等輩當日未嘗不
識短淺致玷職守然臣之所以自矢者惟有一無
如是敷陳較爾奏詞更為懇切此等空文何益之有但
欺隱而已臣與程如絲輩毫無干涉寧肯為人隱
以實行為要勉之勉之
飾自取罪上之罪乎現今率同管承澤尤清等反
管承澤尤清俱係中平之人非可坦然倚信者其才具
復研訊一獲實情即當據實具

亦如之
奏但臣到川以來留心體察貪劣屬員疊經特參附
自應策其後效為是設將舊者槩參新者豈能盡優耶
參而外少有可原應觀後效者為申飭為記過者
人才難得全在爾等督撫善能培植當效法鄂爾泰田
不一而足而吏治之懈弛尚未整理庶務之紛紜
文鏡去其最下者而雕琢中材斯不負統率之任若不
仍無頭緒臣備員疆域貽誤良多此臣之日夜殷
論事之重輕過之大小稍有舛誤輙行參黜欲盡得能
憂刻無寧息者也臣蒙
吏而任使之國家寧有如許賢員乎抑或不論居心何
皇上之恩淪肌髓明照幾微臣何人斯敢萌畏難偷安
若溢政何如將來可以造就與否槩予姑容以沽和平
之想然委不勝任一已之情實不敢諱飾不得不
長厚之名其罪又更不容誅矣總之秉公察吏精勤不
據實上陳於

懈復能訓導屬員為國家作養人才乃封疆大臣之第
君父之前抑臣再有陳者奉
一要務勉之
旨程如絲著即處斬部文到在十月二十九日而京報
之小鈔到在前五天十月之二十四日部文單行
臣署臣得而密之若小鈔則川省之文武大小各
衙門皆有一齊俱到一看皆知則是程如絲斬決
之信在部文未到之先已宣露五六日矣通省有
憑有據臣寧敢揑
奏乎且程如絲等詭詐莫測小鈔之前遽得的信亦

未可定總之監內防範如果嚴密伊亦烏能自鑑

臣之所以陳此者不敢推京鈔圖卸一已之罪而

京鈔漏洩之弊若此不得不直為

皇上陳之以臣愚見不若將提塘一項盡行除革各驛

量加夫馬一應公文總自部收部發公文箱內不

許容帶私書或可少杜漏洩之弊如果臣言可採

伏乞

皇上敕部議覆施行謹

奏

小鈔之洩露朕未料及候再為斟酌降旨諭部

同日又

奏為據實奏明事竊照外省督撫衙門除額設經制差承而外尚有吹手執役人等在所必需臣前在湖北撫任時俱係屯丁應役及到川省聞知陜西督撫衙門亦係屯丁承充而川省緣無屯丁是以撫署雜役人等歷係本標兩營兵丁撥充此等人

役名雖兵籍身隸公門祇知食糧領餉並不差操

臣思衙門各役固不可少而額設標兵豈可濫充

虛應臣擬將臣衙門現在各役内凡係兵丁撥充

之人悉令歸伍以足原額至臣衙門應用人役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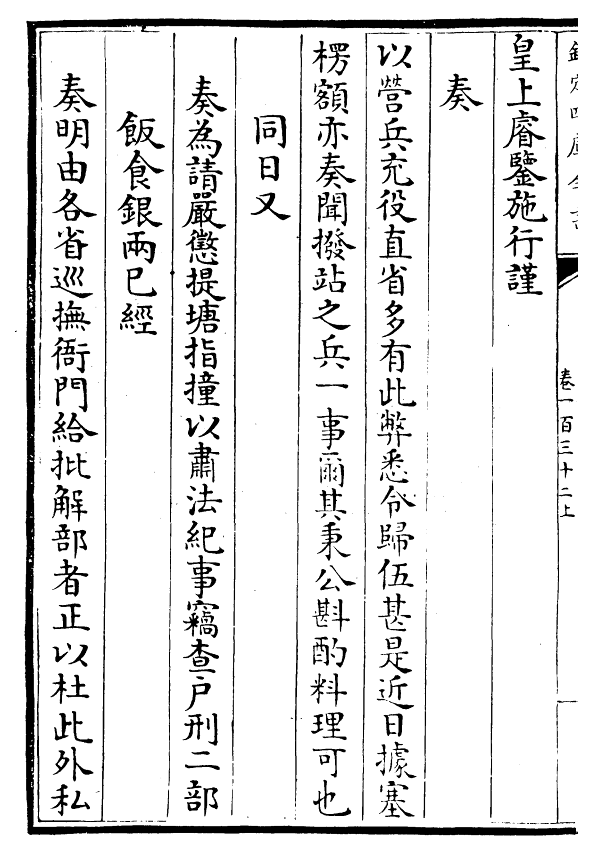
輪流承值殊非長計且有許多不便處當另為籌畫

於各州縣現役内每縣量取一名聽其輪流承值

以供差遣如此庶公務不致遲誤而營伍亦無虛

糜缺額之弊矣理合據實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以營兵充役直省多有此弊悉令歸伍甚是近日據塞楞額亦奏聞撥站之兵一事爾其秉公斟酌料理可也

同日又

奏為請嚴懲提塘指撞以肅法紀事竊查戶刑二部飯食銀兩已經

奏明由各省巡撫衙門給批解部者正以杜此外私

相與受之弊也先於上年三月內川省解送刑部
飯銀一千兩該提塘謝廷傑竟敢於此內扣尅二
百兩後因刑部行文催取該提塘不能隱飾具稟
到臣經臣移咨兵部斥革提塘並咨刑部嚴拏究
追在案嗣又據成都府知府王凝詳稱佛喜指奏
銷部費濫派各屬亦經臣據詳
題參現在審擬是以上年奏銷之期臣僅給批解戶
部飯銀一千三百兩其餘布政使管承澤並無額

外多給至於驛站奏銷行據按察司覆稱訊之經管各書役人等供稱向來並無解送飯費今乃有該提塘謝廷傑等具稟內云户部奏銷飯銀除批解一千三百兩外另有費銀一千六百兩又稱驛站鹽茶奏銷向有飯費銀八百兩各處催逼甚嚴懇賜給發等情到臣以及藩臬兩司臣思此事必係在京提塘串同部吏作姦侵蝕情弊臣不敢隱匿理合據實具

奏伏祈

皇上敕部嚴懲飭禁施行謹

奏

此奏甚屬可嘉如此方是天下督撫悉肯如是居心何

愁不奏弊絕風清之效也已交部嚴察矣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四川廵撫臣憲德謹

奏為奏

聞事竊有奉

命來川查勘地畝之高維新等大小各員已於二月內
先後抵川伊等當即掣定地方協同川省四道各
為分理其一應查勘事宜臣現在一同悉心籌議
務期流土胥安以副
皇上視民如傷之至意又准楚省督撫臣邁柱等節次
委員攜銀來川招徠情願回籍之楚民交該委員
給發口糧送回原籍安業是今入川人民去留俱
得安堵不致有流離失所之虞矣臣恐上廑

聖懷理合繕摺奏

聞再川省自冬至春雨水調和現今豆麥暢茂春收豐稔可期合併奏

聞謹

奏

覽奏深慰朕懷但不可肆志當愈加寅畏正己率屬以

敬迓

天庥

同日又

奏為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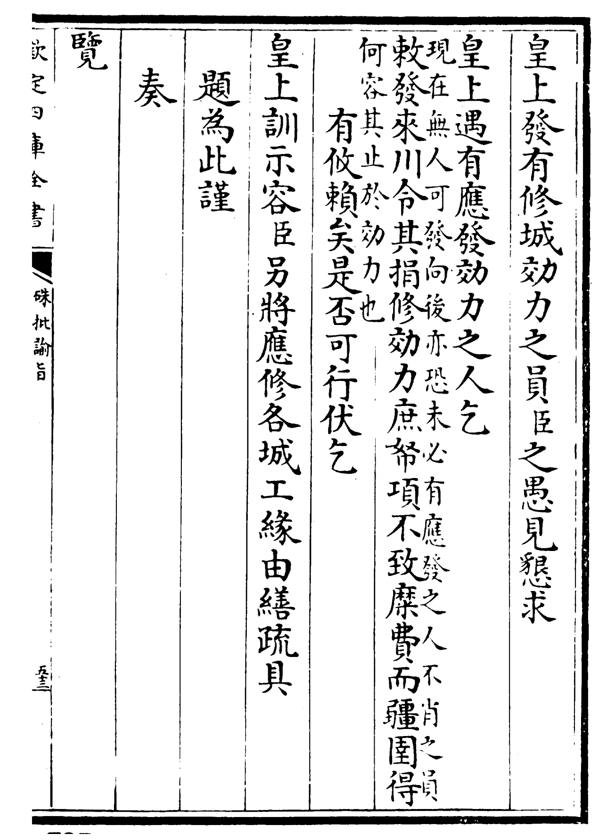
旨事竊照建設城垣乃護民之保障遇有坍塌之處自應及時修葺以壯金湯查潘州兩河口城垣營房經臣

題請動帑興修已蒙

俞允嗣因川省安插流民與備兵進藏等事恐一時不能兼顧且彼處尚未駐劄官兵是以復請暫緩興

工至松潘城損壞處所亦經督臣岳鍾琪
奏准補修隨委員查丈確估去後續據該委員詳稱
松潘城堡估計銀七萬一千有奇又據夔州府詳
稱夔郡城垣週圍一千零三十丈僅存十之一二
其餘頹塌無存約估工料銀四萬兩有零又准建
昌鎮咨稱建昌衛城垣倒塌數處亟宜修理等因
又據成都府知府並城守營叅將報稱成都省會
之城垣垛口以及馬道礮房等倒塌處所臣屢行

駁查今核實估計銀三千餘兩臣以省城所費無
多現於歸充公項之鹽茶羨餘銀內飭令驛鹽道
動支修葺無庸請帑所以未經
題報應俟工竣統奏用過歸公銀兩數目之時核實
入
奏其餘各處動闗數萬餘兩現令備兵進藏及安插
流民等事帑項需用浩繁伏思正定永平等處俱
蒙



皇上發有修城効力之員臣之愚見懇求

皇上遇有應發効力之人乞

敕發來川令其捐修効力庶帑項不致糜費而疆圉得

現在無人可發向後亦恐未必有應發之人不肖之員

何容其止於効力也

有攸賴矣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訓示容臣另將應修各城工緣由繕疏具

題為此謹

奏

覽

雍正六年四月初二日四川巡撫臣憲德謹

奏為奏明事竊查四川巡撫衙門向有健丁名糧八十分歷來俱揑開撫臣家人姓名造冊報部以作養贍家口之資自康熙六十年經年羮堯條奏請撥滿洲閒散四十名在巡撫衙門學習事務將此健丁八十名内開出四十名令伊等頂補其餘四十分糧仍係撫臣衙門支領臣查從前巡撫衙門之有此健丁名糧彼時因未議給養廉今蒙

皇恩溥及臣等俱賞有養廉則衙門用度已敷臣請將
臣衙門健丁名糧四十分悉行開除召募新丁頂
補原額歸於兩營入伍差操庶軍務得收實用錢
糧不致虛冒矣俟奉
旨俯允到日臣即召募額兵另造花名清冊送部其餘
四十分名糧現係滿洲餘丁頂補理合據實陳明
謹
奏

督撫衙門此數十分名糧可以不用理應開除歸入營伍但爾此舉係效法布蘭泰之行事不得已而後奏請也

雍正六年六月初四日四川巡撫臣憲德提督臣黃廷桂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等於本年六月初三日據上年差往乂木多坐臺探聽西藏信息千總吳鎮稟稱五月二十日

有駐藏之馬兵黄正文齎到
欽差大人奏摺三件清字咨文三角除周大人咨文一角千總派兵由藿爾一帶迎投外達賴喇嘛奏匣一封顔參將稟報二封到乂木多千總當即派撥臺兵通事等限一日一夜飛遞乍鴉併傳知乍鴉及巴裏二塘外委隨帶通事蠻人等定限六日飛遞打箭爐由驛呈投憲轅再千總接顔參將來字云黄正文齎來

奏摺乃係達賴喇嘛於五月初五日特差阿爾布巴
即噶隆貝子同角木隆堪布親迎周大人緣由著
千總暗暗偵探果否迎接恐人心難料即著千總
覆知該叅將等語復據黃正文口稱噶隆貝子於
本月初四日晚三更即便起身次日大人方知正
文行至綠馬嶺遇見噶隆在彼劉營等語千總查
綠馬嶺至工布江達計程八十里由西南進去即
係噶隆巢穴噶隆既係達賴喇嘛差迎周大人何

得乘夜潛行其中不無疑似千總當即選派通事
給付盤費前去工布一帶假以接彼為名探聽虛
實另行稟報去訖等因到臣等該臣等看得藏内
事宜
欽差已經奏
聞今據千總吳鎮所稟則是噶隆貝子已離藏逺來其
途中情形駐藏諸臣似難盡悉是以臣等先將原
稟恭呈

御覽嗣後該千總探確一有稟報臣等再行馳
奏除專差寄知督臣岳鍾琪理合彙摺奏
聞再臣憲德更有請者前因大兵起程進藏又兼烏蒙
進兵兩路軍需浩繁川庫各項撥供銀兩除動發
之外所存恐將來不敷支用已於四月内會同督
臣合詞具
題請酌撥預備軍需銀兩迅解來川以應供支續又
有喇汝窩雷波等處發兵征勦建昌添設新兵等

事伏祈

皇上敕部速撥軍需銀兩解川以備供支謹

奏

覽奏俱悉撥餉之事已諭部矣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撫臣憲德提督

臣黄廷桂謹

奏為奏

聞事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據駐藏陝西莊浪營条

將顏清如稟稱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戌時據阿爾布巴等報稱有頗拉奈帶兵七千有餘由楊八景曲碞等五路前來等情卑職隨具稟督憲在案於二十五日有頗拉奈果領兵由盤玉溝突出至噶巴下營先發兵千餘來攻藏東十五里之噶木旁卡子當有隆布奈領兵拒險堵戰伊等即請卑職同二位大人俱親臨目覩自午至酉未見勝負卑職隨同二位大人令隆布奈好生謹守卡隘卑職

等即回西藏於是夜有西藏在卡各兵悉行歸順頗拉奈裹應外合於二十六日辰時頗拉奈統兵奪卡至藏隨令各兵將布達拉週旋圍住於二十八日有各寺喇嘛巴將阿爾布巴隆布奈札拉奈三人獻出交頗拉奈收禁頗拉奈即帶隨從前來向二位大人陳請令二位大人現在將頗拉奈恭順至藏拏獲兇首情由商議具

奏外所有前情卑職合先稟明等情到臣據此理合

馳

奏伏乞

聖鑒謹

奏

據奏駐藏叅將稟報情形深慰朕懷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四川廵撫臣憲德謹

奏為覆奏事竊臣奏請將臣衙門歷來充役之撫標

兵丁盡令歸伍擬於各州縣現役内各取一名在

院輪流承值一摺內奉
硃批輪流承值殊非長計且有許多不便處當另為籌
畫欽此臣查川省自駐劄滿兵以來所有副都統衙
門雜役人等歲需工食銀兩歷年係於成都府稅
銀內支給臣因各關稅銀奉
旨儘收儘解未便仍於稅銀內動支隨與督臣岳鍾琪
從長酌議查川省各官養廉內有離任之員而接
任官未及到任之日尚有截曠銀兩一項原令布

政司清查季報以充本省公用之需是以副都統衙門雜役工食銀兩議於此項截曠銀內支給今臣衙門各役內查吹手人役凡行營操練之際原有伊等吹手應差者無庸更換外其餘所充傘扇執事等役之兵丁槩令歸伍差操臣另行召募人役頂補承值其所需工食銀兩臣請亦於各官養廉截曠項內動支給發庶免派擾之煩亦無更換之累矣是否允協伏祈

皇上批示遵行謹

奏

所請可行將此項銀內動支若干數目彙入該省公用

冊內報部可也

同日又

奏為恭報秋成事竊查秋成分數理應

奏報茲行據布政使管承澤詳報成都夔州二府屬

收成八九十分不等其重慶保寧順慶叙州龍安

遵義等府及嘉眉卭雅潼瀘資綿等州建昌松潘等處所屬之衛所各報秋成自七分至八九十分不等總計全川歲登大有萬姓盈寧現今成都所屬米價倉斗每石僅五錢五分零臣恐上廑

聖懷謹此繕摺恭

奏再本年五月間松潘茂州等處山水陡發衝壞橋路數處臣隨會同提臣派遣文武員弁前往踏勘併飭布政司於公項内動銀六百兩酌交松潘鎮

臣差員修理早報完固都江堰口亦少淤塞臣親往灌縣率員鳩工剋期疏濬田禾人畜並無傷礙

合併奏

聞謹

奏

覽秋成分數米價情形朕懷深慰

同日又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川省歷來鹽茶二項大有欺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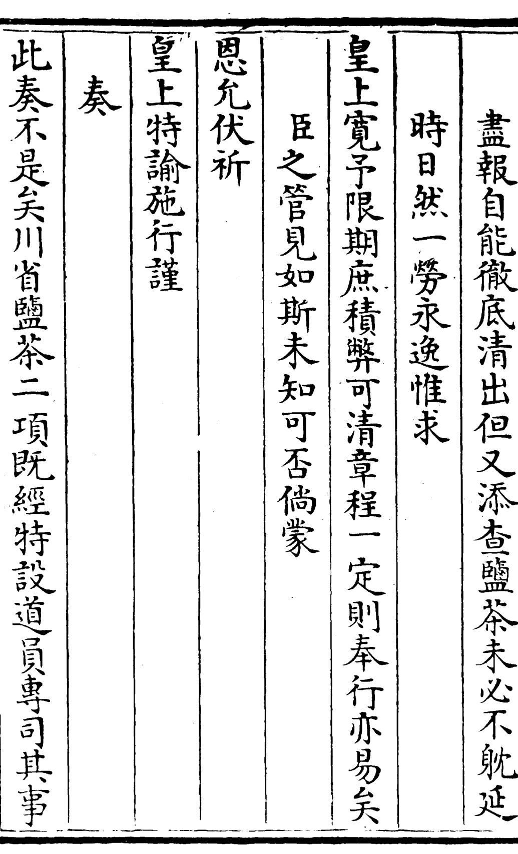
臣恐臬司兼理未必能搜剔根株所以臣一到川任即

題請另設專員以司其事已蒙

恩准敕令尤清來川專管鹽驛該道到川已踰半載臣查雍正五年鹽茶正項照額已交司庫現今查出耗羨銀兩除

奏明賞給督撫及該司養廉數外餘已解交藩庫充為軍需等公用者二萬餘兩較前固已增加然就

鹽而論尚不可信無贏餘至就茶而言更難稽查不但臣固茫然即專司之該道亦毫無端委也查現今增出數目不過據各屬之自行首報若有隱匿不報者亦無從搜查臣細思其故葢一人不能遍行州縣挨查之故耳今科道高維新等在川辦理丈量一事甚屬盡心以臣愚見若令伊等各於分行查丈之時併將鹽茶二項乘便挨查則其所產實數若干官引之外有無私行所納引稅曾否



盡報自能徹底清出但又添查鹽茶未必不躭延
時日然一勞永逸惟求
皇上寬予限期庶積弊可清章程一定則奉行亦易矣
臣之管見如斯未知可否倘蒙
恩允伏祈
皇上特諭施行謹
奏
此奏不是矣川省鹽茶二項既經特設道員專司其事

自應責成該道令其公勤督察期於清楚倘不能勝任即屬溺職當予叅黜另用賢員今乃言該道亦茫無端委則設立專官何所為耶至於差往科道京員係為清理地畝以息豪强之爭奪兼安插流民使之得所儘足辦理矣若又將鹽茶等事交與經營便寛予期限豈如該道之久在川省可比稽查過於緊急必致騷擾民閒滋生事故脫有遺漏將來反得推卸欽差且據汝奏內搜查挨查之說更屬妄謬鹽茶積弊相沿已久自應商

酌從容清理之法安可如此嚴急從事況今現有苗疆定界西藏運餉諸務何一不資地方辦集覲汝一切料理處過緊而欠通變只圖巳身免咎而已不肯擔承利害實心任事於此一奏心行畢見非朕委信之意也嗣後當深以為戒諸凡必籌畫始終萬全方可舉行即欲秉公執法亦非可乗一時高興率意而為之者敬之勉之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四川巡撫臣憲德謹

奏為士民感沐
皇恩樂輸軍糈事今歲川省辦理西藏烏蒙各路軍糈俱先將附近州縣倉穀碾運至秋收動用軍糈銀兩買補還倉經臣
題明部議允准除辦米州縣已自倉領穀碾運者現在發銀催令買補外有成都府屬之崇慶州原於碾辦之時傳令里民領穀碾辦據各里民詞稱各家俱有現食餘米可應軍務若領穀碾辦恐致遲

誤不若先將各家現有之米攢湊應付其穀石暫貯在倉俟用時取領等情申報前來臣隨檄令百姓照數領穀官吏毋得遲累侵扣去後茲據成都府詳稱據署崇慶州申報該州紳衿士民舉人李清霆等詞稱崇慶州僻處川西仰沐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

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復逢我

皇上繼統以來勵精圖治念切民生是以雨順風調年

登大有茲因西域小醜未平更值南川苗夷狂悖

致勞

王師所有崇慶州先後共計攢湊過軍需米一千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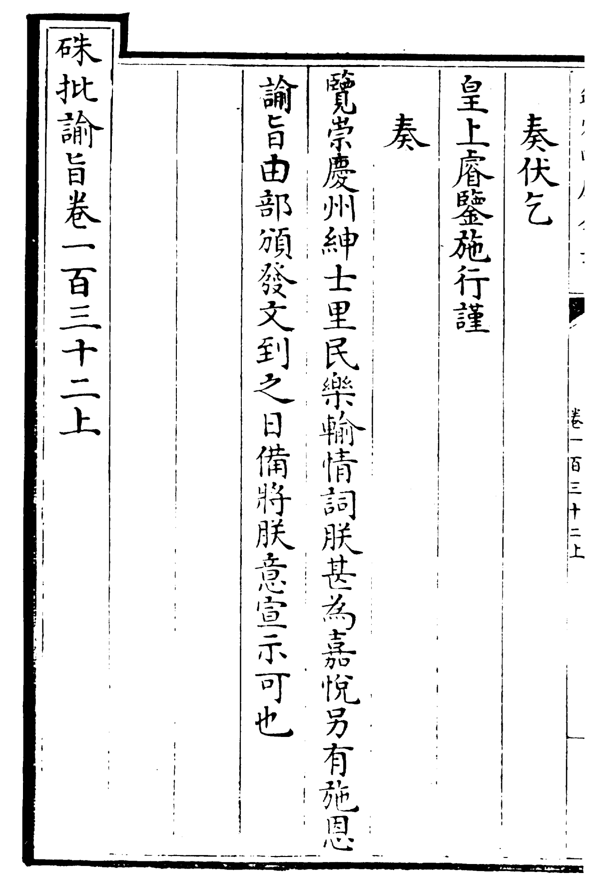
石屢奉諭令里民花户人等赴倉領穀但霆等受

恩深厚願效涓埃已攢之米俱踴躍樂輸應領之穀乞

留倉積貯等情疊次聯名具呈不已臣不敢壅於

上

聞為此據實陳



奏伏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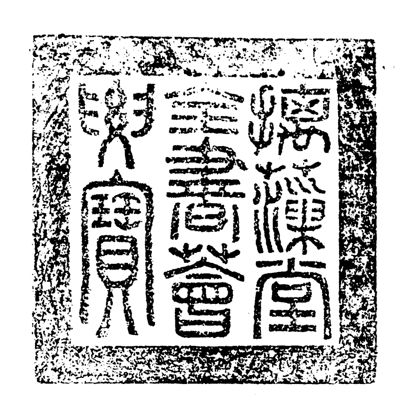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覽崇慶州紳士里民樂輸情詞朕甚為嘉悅另有施恩

諭旨由部頒發文到之日備將朕意宣示可也

卷一百三十二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監生臣王嘉禔